

宋一夫◎主编

地形



中华
文化
范畴普及读本·兵学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形





文化

范畴普及读本·兵学



地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形 / 宋一夫主编 .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 8 (2009. 6 重印)

ISBN 978—7—80528—065—3

I. 地… II. 宋… III. 历史故事—作品集—中国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4358 号

Dixing

地 形

主 编 宋一夫

责任编辑 孙洪军 张雪霜

封面设计 徐 超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字 数 83 千字

版 次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5 001—10 000 册

印 张 4

书 号 ISBN 978—7—80528—065—3

定 价 20. 00 元

子规啼血唤东风（代序）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文化的发展是无限的，人类社会的进步，归根结蒂是文化的进步，是文化底蕴的枯涸与丰润。

中国古代的进步与中国近代的落后，致使清醒的仁人志士从五四时期起，就以其沸腾的热血和竭力地呐喊，要求中华民族文化的重新构筑，从那时起，这种要求愈来愈强烈了。

即将呈现给您的《中国文化范畴普及读本》就是我们全体编著人员，为重构中国文化而进行的潜心尝试。

面对案端一叠叠隽永的书稿，一幅幅精美的图画，集编辑和作者于一身的我们，激动之情难以平抑。同时，另一种思虑也油然而生。据新闻出版署统计，1992年我国出版图书八万种以上，而1993年则达九万种。按图书品种来说，我们早已进入图书出版大国的行列，可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分析，我国又是新版图书最没有信息量

的几个国家之一。大量图书选题陈旧、内容重复已成为当前图书出版事业的一大痼疾。那么，我们推出这套《中国文化范畴普及读本》，是文化的精品，还是在制造精神垃圾呢？

扪心自问，出版这套《中国文化范畴普及读本》，从主观上，著述者绝不仅仅为了一千字、一幅画几十元的稿费，出版者也绝非想的只是经济效益，想从读者腰包中掏出百八十元钱，而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然。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近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就其文化典籍之多，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与伦比。可就现今中国来说，尚存在着大面积的文化沙漠地带。据有关普查资料，12岁以上人口中，有2.35亿人属于文盲或半文盲，就是说在我们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文盲或半文盲。据联合国有关组织的资料，世界成年人中的文盲人数为8.24亿，而我国竟占了近三分之一。文盲意味着愚昧、无知、落后与丑陋。没有文化根基的民族是没有灵魂的民族。不使中国人整体文化素质大幅度提高，而去企盼经济的腾飞，只能是善良人的美好愿望。

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不仅仅是黄皮肤、黑眼睛，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一个无知的、对本国文化毫不了解的人，不管他是大腕，还是大款，说他是中国人，但他决不是鲁迅所讲的“民族脊梁”的中国人。这种中国人决不能成为中华民族的再度崛起而肩负起历史与现实使命

的人。

尤其是我国改革已进入十分关键阶段，市场经济使人人们看到了它会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繁荣，但也会使已习惯于计划经济生活的我们，心态发生强烈的震撼。新价值观念与道德意识的冲突，“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间的矛盾，像钟摆一样失衡于人们中间，引起人们种种的彷徨与困惑。当我们理智地对待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却从历史当中找到了另一个答案，那就是与我们毗邻的日本和韩国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他们是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才逐步平稳发展到现代化社会。而日本和韩国的传统文化，是大量地吸收和保存了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和反省。

中国人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其立足点无非是过去的中国和现今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是传统中国的延续，现代的中国人是传统的中国人的承传。同中国和中国人相伴而生结伴而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也不断地凝聚，不断地消失，不断地更新，是一个不断分析扬弃和综合利用的无限进程。也正是这样一个无限进程，才使中华民族代代繁衍生息，使中华民族最终在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获得比现在更为殊荣的地位！

也正是基于此，我们才撰写和编辑出版了这套《中国文化范畴普及读本》。我们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生到流变，进行有重点、有区别地纵横向疏理。我们所说的文化精华

既指作为某种文化思想体系的基本内核或精髓，这是我们
必须了解的，同时也指作为人类进步的思想观念或行为规
范；至今仍有着重要意义，这是我们应该承传发扬的。我
们在撰写与编辑过程中，既注意传统文化的精华性，又确
保传统文化的完整性和科学性，以及采用故事和图画以达
到文化的普及性。既要体现精华，又要考虑不使文化体系
支离破碎，既要照顾到“阳春白雪”，又要想到“下里巴人”。
这些，均颇费我们的心血。

当然，对任何一种传统文化，其固有价值与现实的实
践价值存在明显的二律背反，这或许使有的人感到传统文
化是一种过时的束缚，但是，当我们赞叹现代意识进步
时，又有哪一株当代文明的参天大树不是根植于传统文
化精髓的沃土之中呢？我们不去僵化地恪守传统文化，而
要用渊远流长、营养丰富的文化精华，去激发中华民族昂然
崛起的生命冲动……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相信我们这套
《中国文化范畴普及读本》，能在民族文化的优化和重构中
成为一种催化剂。如此，我们也就无愧于国人，不负
自己。

是为序。

“地形”学说的解析

地形，也叫地貌，是地表形态的总称。古代兵家所说的地形，内容颇为宽泛，也包括不同的地区，属于今日“兵要地理”涉及的各个领域。

《孙子兵法》中的《地形篇》、《九地篇》、《九变篇》都有专门论述地形、地域的节段，孙武已经认识到不同地形对军事战略、战术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孙子说：“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知此而用者必胜，不知此而用者必败。”（《地形篇》）孙武认为地形是用兵的辅助条件，上将的主要责任是准确地判断敌情、预计地形的困厄险要和道路的远近。孙武根据春秋时期用兵的特点，以车战为主的作战方式，以及兵器形制的种种条件，分析了同大军作战有利害关系的地形，指出了在6种不同地区应分别采取不同的行动方针。他把与作战有密切关系的地形划分为6种，后人称为“六形”。孙子具体分析说：“地形有

‘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利。可以往，难以返，曰‘挂’；‘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敌虽利我，我无不出也；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远’形者，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地形篇》）孙子认为主将要善于利用不同的地形，要对其做认真的研究，这关系到胜败存亡，主将担负着重大的责任。孙武还提出进攻敌国遇到不同地区应施行不同的战略方针。他在分析9种地区时说：“诸侯自战其地，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为‘轻地’。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我可以往，彼可以来者，为‘交地’。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为‘重地’。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地者为‘圮地’。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九地》篇）纵观《孙子兵法》全书，《九变

篇》讲5种地域，《地形篇》讲6种地形，《九地篇》讲9种地区，虽有交叉复合，但都强调因地用兵。孙武关于地形的论述，开了后世兵家研究军事地理的先河。

《孙膑兵法》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兵法》对地形的研究与运用。由于战国中期更注重用“阵”作战，孙膑在论述地形时则多与布阵相结合。《八阵篇》云：“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言将军用阵，既要了解阴晴寒暑等自然气候是否宜于作战，又要了解山川险易等地理条件是否适于用兵。在专论地形的《地葆》篇中，多从反面讲不可居的地理位置，以提醒主将。孙膑说：“凡地之道，阳为表，阴为里，直者为刚（纲），术者为纪，刚则得，陈（阵）乃不惑。”这里说考察地形，设阵布军，以平正之地为纲，旁有通路为纪，方能进退自如。又说：“绝水、迎陵、逆溜、居杀地，迎众树者，钩举（去）也。”孙膑认为上述诸地不宜驻军，均应离而去之。他又比较了5种地形的优劣，称之为“五地之胜”，即：“山胜陵，陵胜阜，阜胜陈丘，陈丘胜林平地。”这里讲的是居高临下之意，高胜于低。此外还指出了“五草之胜”、“五壤之胜”、“五地之败”、“五地之杀”。

《吴起兵法》关于选用有利地形有精彩的论述。针对魏武侯所问“若敌众我寡，为之奈何”的问题，吴起对答：“避之于易，邀之于厄。故曰以一击十，莫善于

厄；以十击百，莫善于险；以千击万，莫善于阻……故曰用众者务易，用少者务隘。”（《应变》篇）吴起还回答了敌人“甚众，既武且勇，背大险阻，右山左水，深沟高垒”时的战法，回答了“左右高山，地甚狭迫，卒（猝）遇敌人”时的战法，回答了“若遇敌于溪谷之间，旁多险阻”时的战法。提出了“用车者，阴湿则停，阳燥则起，贵高贱下”的思想。

《尉缭子》提出了占据有利地形攻城夺邑的观点，不能不说这是对《孙子兵法》的发展。孙武处于春秋时期，认为“攻城之法乃不得已”，而进入战国，则把攻城看成是占据有利地形的重要战略之一。《尉缭子》说：“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敌境，卒聚将至，深入其地，错绝其道，栖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男女数重，各逼地形而攻要塞。据一城邑而数道绝，从而攻之……敌救未至，而一城已降。”（《攻权》）书中还告诫主将不能布阵的地形：“背水阵为绝地，向坂阵为废军。”（《天官》）

先秦诸子中一些非兵家专著，亦多有论及“地形”说的。管子说：“天时地利，其数多少，其要必出于计数。”孟子把得地利看得比得天时更为重要，他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言。孟子说：“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

地利也。”（《公孙丑下》）

曹操在《孙子兵法》注中，从自己的实践经验出发，以简要的语言阐发了孙武“地形”说的精髓。他认为孙子说的“处军相敌，绝山依谷”，为的是“近水草利便也”，主张作战“无迎高”，“无迎水流”，我方却要占据高处。他说：“水上亦当处其高也，前向水，后当依高而处之。”防止敌人“溉我也”（以上见《行军篇》注）。曹操还十分重视观察地形，认为这是取胜之道，他说：“欲战，审地形以立胜也。”选择地形的原则是“宁致人，无致于人”。而地形险隘，“尤不可致于人”。他对在险隘地形上的作战之法有极为精辟的见解：“隘形者，两山间通谷也，敌势不得挠我也。我先居之，必前齐隘口，陈而守之，以出奇也。敌若先居此地，齐口陈，便无从也。即半隘陈者，从之，而与敌共此利也。”（以上见《地形篇注》）

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身居隆中，他从地理形势上为刘备出谋划策，后来终以此而成三足鼎立之势。诸葛亮分析说：“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

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三国志·诸葛亮传》）在这里，诸葛亮不着眼于一城一地，一物一形，而是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从整个地区的山川形势、险塞岩阻出发，进行通盘考虑，这已成为后来兵要地理的主要内容。

唐太宗问说：“太公云：‘以步兵与车骑战者，必依丘墓险阻。’又孙子云：‘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处。’如何？”李靖答曰：“安营据地，便乎人事而已。若涧、井、陷、隙之地，及如牢如罗之处，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敌乘我。丘墓故城，非绝险处，我得之为利，岂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说，兵之至要也。”（《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李靖对《孙子兵法》的“地形”说，有继承有发展，但并不墨守盲从。他认为“丘墓故城”不应“兵不可处”，其“非绝险处”，亦不宜“去之”。这种对待名家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有利的地形对于用兵十分重要，但也不能囿于兵法，教条地对待。唐赵蕤《长短经》在《利害》篇中分析了汉将韩信斩长安君、擒赵王歇的战例，说明在选择地形上亦应变通灵活。韩信在井陉之战中，不循“右背山陵，前左水泽”的常法，而是背水陈兵布阵，反其道而行之。他依据敌情，运用的是“陷之死地而后生，置

之亡地而后存”的孙子思想，只是对地形的选择上，依时、依地加以变通。

《百战奇法》（又称《百战略》，相传为明刘基撰）中，有许多战法论述了地形问题。在《舟战》篇中说：“凡与敌战于江湖之间，必有舟楫，须居上风、上流。上风者，顺风，用火以焚之；上流者，顺势，使战舰以冲之，则战无不胜。”这里说明水战也有个选择地形的问题。在《导战》篇中说：“凡与敌战，山川之夷险，道路之迂直，必用乡人引而导之，乃知其利，而战则胜。法曰：‘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这里提出获得地利，必用向导，阐发了前人之说。在《知战》篇中说：“凡兴兵伐敌，所战之地，必预知之；师至之日，能使敌人如期而来，与战则胜。知战地，知战日，则所备者专，所守者固。”这里指出必须预先了解地形，方能战而胜之。在《泽战》篇中说：“凡出军行师，或遇沮泽圮毁之地，宜倍道兼行速过，不可稽留也。若不得已，与不能出其地，道远日暮，宿师于其中，必犹地形之环龟，都中高四下为圆营，四面受敌。一则防水潦之厄，一则备四围之寇。”这里论述了在沼泽地中行军和宿营的原则。在《山战》中说：“凡与敌战，或居山林，或在平陆，须居高阜，恃于形势，顺于击刺，便于奔冲，以战则胜。”这里发挥了居高临下用兵杀敌的兵家常说。此外，在《争战》《地战》、《谷战》、《正战》、

《必战》等篇中，也论及选择地形的重要及各自应采取的战法。

明何良臣所著的《阵纪》，发展了先秦兵家关于巧用地形的学说，针对敌军所据之地，提出了可取的应对和进攻措施，既因袭前人用兵经验，又有新的创造。《因势》篇说：“故敌处高燥，不利水草，因而困之；敌便水草，已处卑下，因而灌之；敌居不便，出入艰难，粮道断绝，因而凌之；敌地广大，食匮兵少，四守失隘，因而急之……阙山狭路，大阜深涧，龙蛇盘磴，羊肠狗门，险堕飞鸟，守在一人，故可因地之利以必胜也。”经过这样的分析，得出结论说，善用兵者，“因地而作势也”。

西湖隐士所著的《投笔肤谈》，是出现于明朝末期的兵书。其下卷《地纪》篇，专门论述地形的优劣及取舍之利害。开篇首言“凡地之大势有六”，继之一一分析：“营地者，背高而面下，进阔而退平，利水草，可依傍者也；战地者；平原广野之冲，草浅土坚之处，可驰骋突击者也；守地者，川流环抱之区，山坂险峻之塞，相为联络而不断者也；伏地者，层山广谷之中，茂林蓊翳之所，可以藏匿诱引者也；邀地者，间道歧路之乡，关塞要津之扼，可阻绝而横击之者也。此六者兵家之善地也。得之者胜，失之者败。得失之机，将当先知也，而地之利害不与焉。”此篇发展了《孙子》的“九

地”说，论述的角度亦有不同，颇多新颖之处。特别值得称道的是篇中提出了改造地形、创造地利的观点：“故山陵川泽者，地之所有也。广、隘、夷、险、易、阻者，地之自然之形也。趋、避、向、背者，人之用地之利也。凿山、穿陵、引川、涸泽者，变地形以为之利也。”地形的优劣是客观存在，卓越的兵家不仅仅是善于利用它，而且要善于改造它，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

明末宋祖舜的《守城要览》一书中，有专从守城的角度论述地形的内容，这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兵家不能不引起重视的问题。其中说到城池“得大山之下，广川之上，高不近旱而水用足，下不近水而沟防者，因天时，就地利，土坚水流，险阻可恃。兼此形势，守则有余”。

出现于清初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撰），在“总叙”中强调了地形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地形本身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同一地形，由于利用者不同，所起的作用也不会一样。他感慨地说：“且夫地利亦何常有之哉？函关、剑阁，天下之险也。秦人用函关却六国而有余；迨其末也，拒群盗不足。诸葛亮出剑阁，震秦陇，规三辅；刘禅有剑阁，而成都不能保也。”顾祖禹还指出兵家不能受地理书的束缚，但要预先全面了解地理情况，又能轻视地理著作，须辩证地对